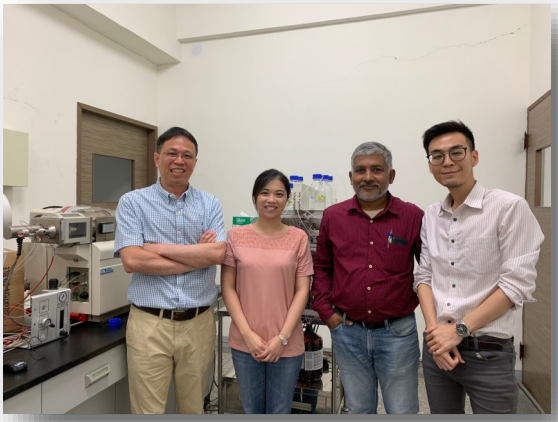
達人說檳榔

– 趙木榮教授 專訪



對於檳榔，我既熟悉，又十分的陌生。

大人的癮之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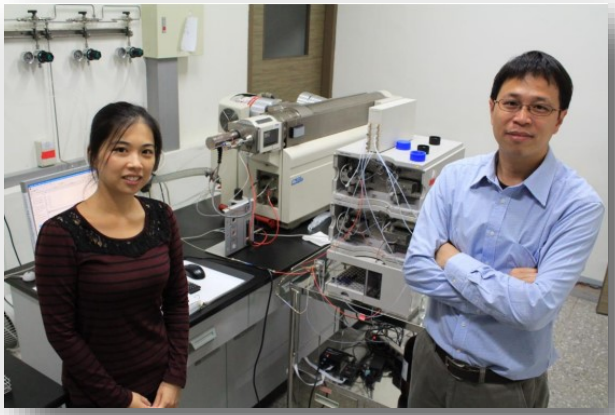
說起第一幕場景，大概是國小同學的爸爸吃檳榔成癮，總是三天兩頭往檳榔攤跑。我們兩個小女孩會在學校運動場玩耍，在草叢裡找長長的葉子、撿果實，然後她偏要教我，二人裝模作樣地包起假檳榔。如今想來，絕大多數人自幼就對「檳榔」一詞毫不陌生，甚至在如我故鄉般治安不佳的地區，孩子們更是耳濡目染，早早便被原生家庭影響，再傳遞給同儕。在這種地方，天真與無知共存，讓小孩們能把假裝包裹致癌物當作一場遊戲，覺得自己離大人更近了一步。

第二齣戲揭幕，是在中山醫大的專題 meeting 中。專長研究物質成癮的教授，給在場所有人發了一種神奇的東西——來自中國的檳榔蜜餞！想著沒有摻石灰應該還好，大膽的我二話不說就吃了。有種說不出的口感，硬得很，卻涼涼的。結果被手機裡的醫師朋友吐槽：「妳知道光吃檳榔就會提升口腔癌機率嗎？」把我嚇得亂七八糟，馬上跑去廚餘桶吐了出來。至少，我也算是個吃過檳榔（蜜餞）的勇者了。

有過之前種種淵源，加上指導教授總對檳榔滔滔不絕，得知本次採訪的對象曾因檳榔而獲獎後，讓我有種格外親切的感覺。果不其然，趙木榮教授一登場就帶上了筆電，還用心地放了精美的 ppt，當場替我跟其他兩位圖書館員來了一場專業的科學講解。儘管不完全能理解某些專業術語，然而，從趙木榮教授眼裡，我似乎窺見了一抹名為研究的燄火，隱晦卻充滿力量。

Chung Shan Medical University

研究的趣之味



據趙木榮教授說，他的實驗室是與公衛系胡瓊文教授所組成的。他們夫婦曾同樣攻讀工程學，之所以轉換跑道，是由於一起擔任過國家衛生研究員，因而進入衛生及醫療的領域之中。兩人同為研究菁英，接連拿過國科會吳大猷先生紀念獎。趙木榮教授笑說，他跟妻子吵架的主題大多不是因為孩子，而是繞著研究打轉。偶爾跟妻子在實驗室討論，到後來越來越像鬥嘴，常會讓實驗室的學生不知如何是好。本身職業是研究，跟家人聊天是研究，就連日常也跟研究八九不離十。遇見趙木榮教授，我才懂得何謂把研究淋漓盡致地融入生活。

根據估計，全球尤其在亞洲地區，約有六億人口食用檳榔。中國近來也研發出了蜜餞形式的檳榔，想必會替這個數字再添上濃重一筆。經過趙木榮教授講解，我才曉得原來每個國家食用檳榔的形式都不同。好比有分吃熟的抑或未成熟的；加不加菸草、放不放糖果、乃至直接生吃.....。各種大大小小的包裝，針對不同族群販售，熱賣的程度簡直不亞於台灣的科學麵！

因趙木榮教授的研究在國際頗有名氣，亦有印度國立大學的學者前來中山醫交流。印度學者描述，他的祖國印度是個檳榔大國，由於檳榔是天然植物，多數人們並不覺得它會帶來身體多大的危害。因此，家裡宴客的時候得吃、小孩子嘴饞了也要吃。在他家鄉比較貧困的地帶，甚至有人吃不上正常午飯，只好以檳榔子磨成的粉果腹。人民對檳榔致癌的觀念不足，間接導致了印度高居不下的口腔癌罹患率。正因如此，趙木榮教授用化學實證檳榔致癌的學術成果，如今正是世界檳榔食用國家所必須正視的議題——在檳榔過度氾濫的國度中，許多人默默吃下危險的果實或種子，殊不知自己正邁向死亡。

中山醫的美之味

在研究方面，趙木榮教授認可中山醫相較於其他學校，給了他更充裕的時間和空間；這點是相當重要的。倘若一間學校要求教師快速產出成果，最終得到的是什麼？這時解釋太多餘，興許讀者們心中已然有了答案。

「若逼得人很急，他就沒有辦法去追尋真正重要的議題了。」他說。

哪怕實驗室人才不足，許多學生學成技術後紛紛轉往其他學校，教授還大方笑稱自己的實驗室是「台大成大補習班」。然而，給予祝福的同時，他並沒有放棄培養新血的熱情。在這點上，我一個小小的大學生，窺見一位認真的學者願將知識廣為流傳的堅定。

此外，趙教授相當鼓勵和其他領域、乃至於其他國家的研究人員互動交流，他也曾向美國申請研究經費，在雙方互動的情境下進行跨國際合作，如此互相激勵討論，不只兩邊都能獲得益處，更可以大大地擴展自己的眼界。你認為不重要的點子，或許別的領域的人將之視若珍寶；別人知道你擅長什麼，便可能將自己的研究寄來請你協助；反之亦然。如此這般，不僅僅打通了更多全球學界的人脈，更能透過論文發表，使自身與代表學校的曝光率更上一層樓。接著總有一天，讓世界知道台灣、知道中山醫學大學，以及我們引以為傲的教師。

訪談到了這裡，下一位受訪者已經在外面等待。趙木榮教授收起電腦，宛若從未出現在這間會議室般，灑脫地離開了。

（心理系 106 級　黃思瑜　撰文）